

創作後記

文、圖：陳恆輝

## 《卡夫卡的七個箱子》 在北京（下）

（續上周）《卡夫卡的七個箱子》在北京的演出地點位於名勝雍和宮及國子監附近的一條胡同之中。那是一條由劇場走到大街要10至15分鐘的胡同，周圍環境充滿北京的獨特文化氣息。劇場的設計很現代，而把劇場圍起來的是古舊的胡同住宅區，每天一走出劇院，都能感受到北京人的生活氛圍。

由於演出多，各個演出的時間編排都十分緊密，我們裝台的時間亦比上海演出的那次更少。我們在9月15日晚上11時待上一個演出拆台後才入台準備。而我們要做的工作包括貼地膠、試走台位、打掃化妝間、檢查道具及服裝等等。在此十分感謝場地人員及戲劇製作組的陳亮先生的支援及安排，讓我們可以有多一點點時間準備。最後，我們在凌晨一時離開劇場回酒店休息，大家都一心準備迎接裝台及演出這幾天的挑戰。

9月16至17日是我們整個演出隊伍最緊張的兩天，因為我們害怕準備不足影響演出。17日首演晚上天下大雨，7時30分演出，觀眾7時正入場，但因大雨令大部分觀眾遲了進場，演出亦推遲了10分鐘才開始。

演出終於開始，舞台燈暗的一刻，全場靜默，直至謝幕。

第一場演出尚算順利，但大家都未能在這一刻放鬆下來，因為北京演出與上海演出不同，這次安排了與觀眾交流的環節。第一晚跟其他兩晚一樣，大部分觀眾都留在劇場與我們對話。北京觀眾很熱情亦很有文化素養，有從事創作的觀眾表示他17歲便讀完所有卡夫卡的作品。他提出了一些意見給我們，例如可以嘗試將卡夫卡的未完成的長篇《美國》放入戲中，他亦提議演員在演出「第六個箱子 迷宮之箱」時，要留意在迷宮之中的生存及掙扎的荒誕感。北京觀眾都對我們的演出表示支持及喜歡，亦對我們的表演形式極感興趣。我要感謝中國國家話劇院評論員及《國話研究》主編顏博博士對我們演出成績的肯定及鼓勵，也感謝國家一級評論員林克歡老師在19日即最後一場演出後參與演後談，並對觀眾解說本劇的表演形式及創作特點。除了劇場觀眾及戲劇評論家之外，參與今年青島節的導演亦有來觀賞我們的演出，例如有導演作品《背叛》、《月光》的李建軍及邵澤輝，還有導演海納·穆勒作品《哈姆雷特機器》的王翀。

9月19日，上午9時30分，我和劇團的行政總監陳瑞如參加了在東城區圖書館舉行的「戲劇論壇」，主題是「當代中國戲劇的國際化發展」。論壇由孟京輝導演主持，參與論壇的有北京劇協駐會副主席楊乾武先生、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副所長宋寶珍女士及國家話劇院導演林蔭宇女士等戲劇界人士，還有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參與青島節的導演。在會中，大家對國際化及怎樣國際化都有不同的意見。《哈姆雷特機器》的導演王翀認為，西方劇場的美學概念及一些舞台技巧，可以與我們中國當代戲劇的手法上互相融合，而這次他這部作品就是將德國文本糅合中國戲曲身段的實驗。上午的論壇亦就著王翀導演這部作品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下午論壇的主題是「當代青年戲劇的創作與發展」，但由於我們要準備最後一場演出及拆台等事宜，所以沒有參加。晚上演出全院滿座，許多沒有位子的觀眾要坐在觀眾席的樓梯上觀看。結束後的「慶功宴」上我們才得知，《卡夫卡的七個箱子》成為下午部分論壇的焦點討論，參與人士對本劇的編排及結構極感興趣，演員既投入亦抽離的表演狀態亦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我很慶幸能夠在席上與孟京輝導演交流這次戲劇節的心得，還有談談大家各自未來的計劃。

這次北京演出由7月開始籌備，短短兩個月間能夠圓滿地完成，在此很感謝孟京輝導演、執行製作人郭琪女士及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們，亦感謝贊助我們是次交流活動的香港藝術發展局、專程到北京探訪我們的藝發局代表麥蓓蒂女士、我的前後台班底，以及演出顧問茹國烈先生。

還有當然要多謝的，是來看我們演出的北京觀眾。



《卡夫卡的七個箱子》主創人員在北京與觀眾交流。

（編注：本文作者為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藝術總監）

## 活動推介

### 發光的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是香港最具歷史價值的地點之一，早在十五世紀已被中國官員徵用，十九世紀末英國驅走中國官員後，寨城成為三不管地帶，形成獨特的地域文化。這狀態維持至1994年，香港政府將寨城清拆，改建公園，保留了某些建築物與特色。明年的香港藝術節將首次呈獻大型晚上戶外聲光雕塑展覽活動《聲光園》，來自英國著名的裝置藝術家們，將率領一群專門從事聲效與表演的藝術家精心策劃，運用獨特的影像、聲音與光影技術，做出二十多個別出心裁的設計，置於充滿歷史風情的寨城公園，令科技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藝術家更會在現場為觀眾提供一個獨一無二的夜行經驗。

時間：2011年2月18日至3月13日

地點：九龍寨城公園

票價：港幣20元（門票於即日起在城市電腦售票處及www.urbtix.hk公開發售）

### 台灣原住民 美聲撼舞台

「2010年台灣月」最受矚目的原住民多媒體歌舞劇《很久沒有敬你了你》即將登場，此劇結合最強製作團隊，由角頭音樂創辦人張四十三總策劃；導演黎煥雄巧妙地將舞台轉化為天空、河流、草原的劇場式空間；鬼才導演吳米森則把原住民南部落落美，藉由電影畫面完美呈現。「很久」劇中的每一個場景，甚至服裝道具，都可看見榮獲多次格林美獎的設計大師蕭青陽對於美感的執着；歌曲的選曲與編排，在鄭捷任與吳恩的堅持下，挑選出原住民音樂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而原本配器簡單的原住民歌謠，在音樂才女李欣芸的功力下，以管弦樂重新編曲，豐富的和弦與渾厚的音色相互交織，讓歌曲更顯柔情或益發磅礴，令人驚豔。至於參與的歌手演員，更是「鑲金」部隊，特別敬邀台灣音樂界重量級人物「民謠之父」胡德夫以及屢獲金曲獎的傑出原住民歌者金曲歌王陳建年、金曲歌后紀曉君、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吳恩、家家，以及金曲獎最佳原住民專輯與最佳演唱組合南王姊妹花、Am家族等大卡士聯合演出，結合傳統歌謠與交響樂、當代創作及電影影像，呈現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本土原創電影、音樂、劇。

（12月17日場次門票現已於快達售票網公開發售，購票熱線31 288 288，或逕上www.hkicketing.com網站查詢。）

《瞎子摸象》



# 吳天章的詭異奇幻秀

「四度空間——兩岸四地當代攝影展」正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來自香港、內地、澳門與台灣的攝影師們爭先恐後獻上精彩作品，為觀眾帶來視覺衝擊或享受。走進展廳盡頭的一間小屋，台灣藝術家吳天章的數位攝影及錄像作品正在展出。坐在屋子裡的小板凳上與藝術家作訪問，不時環顧包圍四周的大幅作品，我忍不住對藝術家說：「選擇這個小屋實在太合適，太配合照片的詭異氛圍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攝影節提供



吳天章和他的作品《永協同心》。尉璋攝

吳天章一點不以為忤，也許實在是太多人對他的照片做出類似評價，他甚至因為能夠營造出這種「詭異」而感到自豪。這位台灣藝術家出生於台灣彰化，80年代專攻油畫，以「社會傷害」為題材，創作了許多批判諷喻社會政治的作品。90年代，他開始轉向使用攝影器材，2000年後開始數碼攝影的創作。1997年，他曾代表台灣參加第47屆威尼斯雙年展；Discovery頻道亦曾專門製作1小時的節目來介紹他。

現在的吳天章，被人們歸入台灣當代藝術「新F4」的行列，也被稱為百折不撓的「台客藝術家」。

### 台客藝術家

台客藝術家？到底是有多「台」？吳天章對記者說：「台灣文化有很低俗的一面，很多東西看起來都假假的，廉價的東西充斥。傢具看起來是木頭，但其實是貼皮的。大理石的材質，其實是貼的塑膠皮，假的。台灣還剩下很多集體潛意識就是這樣：我們不會一直留在這裡，所以用很多廉價的東西來過渡。我稱這為『替代文化』。台灣人的歷史太短暫了，又經歷很多戰亂和統治者的交替，大家沒有國家認同，就發展出這種短暫的、省錢的替代文化。在我的照片中，所有的服裝也是替代，真的應該是綢緞，但是我用金蔥布來做。金蔥布是台灣舞台常用的材料。由於舞台離大家很遠，所用的材料不用很好，只要夠閃亮就行了。我照片裡的服裝其實都是西方的樣式，可是大家看了都覺得很『台灣』，就是因為材質的廉價。」

這些照片的確都給人「假假的」的感覺。那些讓人聯想到綜藝秀場的服裝，妝容誇張的模特，冷艷又俗氣的色彩，都讓人覺得華麗又詭譎，俗艷又糜爛。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天章真把自己心中的台灣攝入了作品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混亂觀眾的眼睛，衝擊他們想像的邊界。

### 精準表現死亡與慾望

吳天章的數位攝影，用的是安排式攝影（Set-up Photography）的方法。藝術家如導演般，精準地控制着畫面中每張臉孔、每個身體，以及各種道具的呈現方式。他先用3D軟件模擬出模特的動作，製出精準的草圖，再進攝影棚指導模特「依葫蘆畫瓢」。每張照片，他都要拍上七、八十張，再一一

擷取滿意的部分縫合在一起，不足的地方再用數碼繪圖來整合。畫中的模特則多是吳天章的畫家朋友們，角色扮演得比專業演員還敬業。

「我的作品其實是生前的最完美的遺照，他們在這個時候很歡樂地進攝影棚，光鮮亮麗，服裝上都是亮片，每個人都像在舞台上，身上都是動量。攝影對我來說有些像死亡，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時間就死掉了，但是留下的影像卻是永恆。我也覺得死亡和情慾是一體兩面，我的作品中有色情的、慾望的、死亡的東西，但我是用相反的力量——用華麗、歡樂，完全顛倒地去詮釋它，所以它從頭到尾給人的感覺就是『怪』。」

創作的過程，吳天章特別強調畫面的「精準」。有着多年繪畫訓練的他，自言在攝影中亦要保留強烈的繪畫性，用盡力氣讓畫面完美無瑕。「藝術家的觀點都是形而上的，但是一定有方法把它形而下地表現出來，讓觀眾在觀看的時候產生同理心，喚起潛意識中的共鳴。你看我的照片，那些亮片和顏色，人們可能會覺得有點情色的意味，有種怪怪的感覺，但是又講不出具體在哪裡，我喜歡把握這種臨界點。整個畫面色彩濃度和飽和度都很高，但畫面其實很幽暗，可幽暗中層次依然很豐富。這是一個到位的表演。對我來說，只有達到了那種精準度，把一個定格的美發揮到極致，照片才能封存時間，震撼靈魂。」

同場展出的一段錄像作品《變》，同樣體現出藝術家對臨界點的精準把握。作品指涉的是人類歷史上對於美少年的迷戀，畫面中的模特套在充氣娃娃的身體中，緩慢地做出各種動作，甚至在鏡頭前瞬間變裝。「這講的是歷史與慾望，但我要把畫面控制在優美與猥褻之間，樂而不淫，淫而不瀆，這才

四度空間——兩岸四地當代攝影展  
時間：即日起至12月29日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2樓至4樓賽馬會藝廊及3樓實驗室畫廊  
查詢：27771955

《千鈞一髮》



《日行一善》



在暴露慾望之餘又有了救贖的餘地。這是一個藝術家的敏感度，我就好像有把鑰匙，可以穿越到那個充滿慾望的世界，但是一樣可以回來。只要把握好準確度，就可以把作品展現在臨界點上，所以我那麼強調作品的準確度，那是一個藝術家的火候所在。」

人們說，吳天章的風格總是「十年一變」，與時俱進的他在未來的十年大概要開始挖掘更多的錄像題材。「我腦子裡面已經有很好的idea了。」他對記者說。

## 點評集

# 舞蹈、光影互動的《賣命引擎》

文：聞一浩

本屆新視野藝術節只有兩個舞蹈演出，澳洲製作的《賣命引擎》是其一。嚴格來說，這是一個多媒體演出——舞蹈只是兩個主角之一，另一位是數碼互動影像科技。在舞台上運用先進科技去增加視覺效果與推進演出的製作不少——戲劇方面有加拿大劇場導演羅伯特·利柏殊，澳洲舞團《出奇舞》的藝術總監格迪恩，奧巴扎克也愛以科技入舞。《賣命引擎》是他獨舞作品《閃光》的再發展，已先後拿下澳洲最佳視覺或形體劇場製作獎（2008），與奧地利電子藝術展（2009）混合藝術組別的特別表揚大獎。

演出中的視覺元素的確叫人注目，舞蹈與數碼互動影像的配合，也是極為精彩的。

一開始，燈光先登場：舞台漆黑一片，燈光先形成圈，由台邊慢慢縮至台中，再變成線條，然後在光線中，觀眾看到舞者，由少至多，由多至少。舞者的身體與動作跟光影配合得極為出色，有時舞者在光區內移動，光線隨着他，他們的身體游移，彷彿影子般隨身；但有時又與舞者身體重疊，與舞者共舞。互動科技可以說是演出中最叫人目眩的一環，負責互動系統設計的費達·韋斯成功地發展出這套系統，光影不再是預先錄製，而是現場隨着舞者的動作游移，在動作辨識上的反應相當準確，差不多是實時地描繪舞者動作。演出結束前那七分鐘的激光表演，更叫人大開眼界，煙霧充斥整個劇院，強光在觀眾身邊穿梭，加上貫耳的聲效，觀眾很難不着迷在其中。

說了這麼久，好像都在談互動科技，舞蹈的角色呢？的確，在觀看演出時，強勢的互動科技與聲效很容易便吸引了觀眾的視線與聽覺，忽略了舞者的演出與編排。奧巴扎克的舞蹈編排也有其心思，他充分利用了這可升可降的斜台與舞台的空間，讓舞者的進出變得有趣，動作也有可觀之處，尤其是那一段與光影碰撞而製造出碎裂效果的雙人舞，叫人感到人際關係中的張力與疏離。不過，光影始終給人主導的感覺，舞者的動作總似是為配合光影效果、理性而行的動作，而不是由心而發的舞動，互動科技蓋過了舞蹈動作的意義與力量。全場最叫人感動的是那一段手指舞動，最細微的身體動作，卻是最「人」的演出，沒有科技的配襯，反而最叫人有所感應。

場刊內奧巴扎克強調這是個舞蹈與其他元素即場互動，也是「一場糅合了舞蹈、錄像、音樂和激光的演出」。不過，一個小時的演出始終給人電腦程序一個接一個的感覺，而舞者則是隨這些光影程序來開展動作，震撼的聲效也容易攫取觀眾的注意，活生生而且出色的舞者反成了配襯，又或者輔助的角色。最後一段奧巴扎克嘗試將焦點放回舞者身上——台上只有一束光，打在舞者的指頭動作，兩人仿如著名壁畫《創世紀》般指頭將觸未觸，一切回歸創造，與人。是否能夠將作品帶到另一個層次就似乎見仁見智。

就製作水平而言，《賣命引擎》絕對是個高水平的演出；但就提升舞蹈藝術的層次，以及舞蹈與科技間的互動嘗試上，則仍有待考量了。